

余雷意外身故 “债圈隐形大哥” 何以悲剧

两度陷入地方调查而脱身，最近一次取保候审仅一个多月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令这位不满 40 周岁活跃在城投结构化发行的债圈人物如此抉择？

多位知情人士均表示，余雷是在上海的家中跳楼自尽，亦有说法为自缢。当人们在享受甲辰龙年这个热闹而漫长的春节假期时，余雷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

“80 后”的余雷到 2024 年才 40 岁，此前因深涉城投结构化发债而在业内小有声名，又因为人低调，在小圈子里一度被称为“债圈隐形大哥”。他有双重身份，公开身份是地方国有金融机构中原期货资管部有金融从业资格的一名投资经理；在这份本职工作之外，他在短短数年间构建了一个隐秘的生财体系，通过一系列掩人耳目的手法，串联多家持牌机构、各类私募马甲，结成了一张结构化发债的大网，主要选取弱资质城投为目标，与众多的合伙人通过咨询公司等通道，从中收取“返费”谋利，在迅速累积财富的同时，不知不觉已经误入歧途，致自己身陷桎梏。

据此前报道，2022 年下半年，湖南湘潭拉开融资化债领域反腐，余雷案发，至少退了几千万元换得归来后不久，又于 2023 年 4 月被河南有关部门调查。多个信源表示，余雷的案件在 2023 年 10 月前后进入司法程序后，他被转入看守所；约两个月后，被取保候审。

意想不到的的是，虽获短暂、有限的自由，但因遭遇合伙人的背弃，亦

无法面对后续司法调查压力，以及公司、国资方面的退赃负担，余雷不堪重负，陷入重度抑郁，终致悲剧结局。

2024年2月22日，余雷离世的消息在债券圈中小范围有所流传。当日，经过多个信源交叉确认，余雷已于2月16日晚于上海的家中身故。

1.入歧路

因为时值春节假期，余雷离世的消息直到数日后才被圈中人获知。对其死因，多位知情人士均表示，余雷是在上海的家中跳楼自尽，亦有说法为自缢。其中有人士透露，余雷自尽前还曾与某李姓合伙人及蒋姓下属通话。

“两个月前听说他见了律师，交了钱出来了，以为要东山再起。没想到再听到消息，竟然是重度抑郁，人没了。”一位曾在余雷的私募体系内任职的人士感叹，余雷本是圈内不少人心目中的“大佬”，勤奋聪明，执行力超强，同时又非常谨慎低调。之前据了解，余雷去自己的私募时也没有专属的办公室，背个双肩包随便找个工位就拿出电脑工作。他对外对自己在中原期货的任职讳莫如深，说明他也明白自己在外同时“创业”的做法上不了台面。

余雷出生于1984年，本硕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2009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于国泰君安期货工作数年，最初为黄金行业分析师，后转至资管部门任职投资经理。2016年下半年，他跳槽至“中植系”旗下的中融汇信期货，只干了数月就进入中航期货资管部，不到一年后便入职案发前的东家——中原期货。

中原期货官网于 2023 年 5 月公示的资管业务债券投资交易相关人员信息显示，余雷是该公司资管部四名投资经理之一，属于投资决策人员，排位仅次于中原期货资管业务分管领导宁磊。在基金业协会的网上系统中，也可查到他的基金从业资格。在其案发后，相关信息都已被删除。

余雷自 2019 年开始涉足结构化发债，短短数年间，个人财富迅速累积逾 10 亿元。他早前通过自己控制或合作的私募机构发资管产品，主要利用中原期货做通道，后期也拉了其他期货公司等机构下水，如金石期货、和合期货等，甚至一度想收购金石期货。

2022 年下半年经过湘潭之祸后，余雷心有余悸，曾出境新加坡躲避，后以为风头已过，回国辞职，但遭中原期货拒绝，主要因其在外的“私活”被曝光，涉嫌“渎职”。此时，河南省审计部门在城投发债腐败的线索中发现了余雷的身影并移交，于是他又被河南当地纪检部门查处。

另据了解，余雷在外用私募和咨询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但给中原期货留下了大量潜在坏账。“很多券都是以中原期货的名义收的，不仅包括城投债，还有很多卖不掉的民企债，中原期货可能要面临巨额亏损，要余雷来赔，不然将构成国有资产流失，责任就大了。”一位知情人士称。

有两位接近中原期货的消息人士均称，余雷案对中原期货打击不小，该公司原董事长谢雪竹在余雷案发时就被停职，2023 年 10 月，谢雪竹从中原期货辞职，职位同月由于春艳接任。

中原期货的大股东为中原证券(601375.SH),在中原期货持股92.3%。中原期货的资管业务那两年增长迅猛,至2022年末,存续资管计划共45只,管理规模期末净值40.5亿元,是2020年末的2倍,绝大多数为债券基金,其中约半数为“城债”型产品;合作机构中,可见余雷控制的伪私募上海中宁隆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宁隆道”)、与余雷私下多有合作并已爆雷的代销渠道“和合系”身影。从基金业协会系统最新查询发现,中原期货目前已没有正在运作的资管产品,2019年11月后发行的53只资管产品均已清算,且其中50只都是提前清算。

2.遭背弃

据多位知情人士称,此前余雷被转至看守所后,可以与律师会面,对外传递指令。

2023年9月底,为余雷负责产品销售的下属蒋苏苏和律师一起去看看守所探视余雷,余雷一方面办理取保候审,另一方面计划安排蒋苏苏另起炉灶。“感觉是想等风头过去了,换个马甲继续干。但蒋苏苏见了余雷之后,公司的债券交易突然就都收盘了。9月30日宣布公司解散。”一位中宁隆道前员工称。

据了解,2023年12月下旬,余雷取保候审出来后,避于位于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的家中。“余雷一度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官宣’出来了。”一位熟悉余雷的债券私募公司人士透露,当时余雷曾谋划通过其他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将资产转移至境外,并有意再次出境。据业内人士透露,余雷有东南亚某小国护照,但此时还想出境,已然不易。

种种迹象都显示，此时的余雷仍然是正常状态，为何一个多月后就突然陷入绝望？

“他出来时需要付两笔钱，除了保释金，另一笔是跟中原期货那边谈的赔偿。如果不赔，劳动合同肯定没办法解除，还会有刑责，相当于是出来拿救命钱。但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原来赚的钱都被合伙人‘洗劫一空’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人性在金钱面前是经不起考验的。”前述曾在余雷私募体系内任职的人士称。

另有接近余雷的人士亦证实了该说法，称余雷多年来靠违规城投债攒下的十数亿身家，恐大部分都被余雷信任的合作伙伴“卷走”，并腾挪至境外。

与此同时，在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调查后，城投债市场已大变，随着2023年下半年新一轮地方化债的推进，违规结构化发债用武之地大减，且各地都有向融资中介追查返费的势头。

“大势已去，面对合伙人背叛，又遭单位要求赔偿、多地追责，突然之间发生这么多的变故，大概在心理上构成很大的压力。”一位债券圈内认识余雷的私募人士认为。

据了解，余雷的城投结构化业务覆盖全国各地，除了江浙沪，还有山东、湖南甚至中西部的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区。2023年以来，这些区域的多地已开展化债反腐倒查，比如贵州部分地方政府等。去年9月以来，余雷方面就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地方平台和纪检督导组的电话要求退费，而此前挪用某城投债填地产债窟窿的做法也发酵了，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虽然暂时取保出来了，但也可能随时再进去。牵涉那么多地方国资的利益和暗箱操作，如果再进去，恐怕就很难全身而退了。”前述人士称。

3.鸟兽散

据了解，案发前余雷居于幕后隐形控制的平台有 7、8 家，合作的各类机构更多达百余家，被传为“全市场最大的结构化发债体系”；除了中宁隆道，还包括上海寰财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深圳中深国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深国投”）、江苏煜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业协会备案名：江苏嘉和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道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道昆”）等。

其中，中宁隆道、中深国投是余雷控制下对外营业的两大主体公司。中宁隆道内部人士透露，2022 年 10 月，在湘潭城投反腐地震后，中宁隆道就有过一次分家，“中宁隆道这块招牌专门负责销售产品，以规避麻烦；而产品的合同主体都换成了中深国投”。

中宁隆道此前对外的推介信息称，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核心区域，在全国多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涵盖权益投资、固定收益投资、股权投资及组合配置等多元化领域，当时有员工近 500 人。

据了解，余雷被调查后，其所控制的私募中人员已流失了绝大部分，留守人员不多，主要负责产品的清退，预计至 2024 年 6 月份将会彻底解散。

2023 年 11 月 3 日，中宁隆道官微公告称，公司总经理兼机构部总

经理史明伟以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这条公告是目前该公司唯一的一篇推文。“余雷出事之后，公众号的推文都全删了。”中宁隆道的前职员透露。另据企查查显示，2023年12月12日，中宁隆道全资持股的基金销售公司上海中宁隆道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中宁隆道基金销售公司”）已经发布了简易注销公告。中宁隆道基金销售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法定代表人蒋苏苏，总经理史明伟、监事郑磊，员工58人。

余雷被查，对旗下平台的掌控力削弱，鸟兽四散中，不乏有人为争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多位接近余雷私募体系的知情人士称，余雷转入看守所后，负责财务的合伙人金早洁与销售负责人蒋苏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激化，更无法相容，甚至传说金被打，而蒋背后另有其人，已经到了境外。“能闹起来，还是因为去年下半年城投债的行情好，私募赚了钱。另外余雷此前曾安排将资金转到境外做基金，余雷出事后，金早洁就不再往外划钱了，并想辞职。而蒋及背后的人想逼着金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有中宁隆道的前员工这样描述。